

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

○苏 童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延续童年好奇心的产物。

童年生活是不稳定、模模糊糊、摇摇晃晃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却应该提供给读者一个稳定的清晰的世界,读者需要答案,而作家那里不一定有,这其中隐藏着天生的矛盾。一个清醒的作家应该意识到这种矛盾,然后掩饰这种矛盾。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能意识到这种矛盾,而且能巧妙解决这种矛盾。解决矛盾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这些优秀的作家往往沉溺于一种奇特的创作思维,不从现实出发,而是从过去出发,从童年出发。不能说这些作家不相信现实,他们只是回头一望,带领着大批读者一脚踏过了现实,一起去暗处寻找,试图带领读者在一个最不可能的空间里抵达生活的真相。

我举一个例子,在大家的印象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所有作品都贴着一张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是非凡的想象力的结果。在我看来,想象力不是凭空而来的,所有的想象力都有其来源。在马尔克斯这里,想象力是他一次次向童年索取事物真相的结果,在《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及大多数作品中,都有他潜入童年留下的神秘的脚印。

马尔克斯八岁以前一直跟着外祖父母生活,他常常说,他从他们那儿接受到的影响是最为深刻坚实的。那是一座阴森恐怖的房子,仿佛常有鬼魂出没。据他说,《枯枝败叶》中上校的那座房子就是以此为母本,还有《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格兰德大妈的房子、《恶时辰》中阿希思一家的房子、《百年孤独》中布恩地亚一家的宅院,都是以此为母本。

在余华的早期创作中,也能明显看到潜入童年的痕迹。他曾经试图依赖儿童时期的视觉记忆,建立一个叙述角度。《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那个十八岁青年对外面世界的判断依然是儿童式的,尤其是对于人、汽车和公路的表述,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对点、线、面的表述,比如有一段写道:“远方的公路起伏不止,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这是一个典型的小男孩而不是十八岁青年对公路的记忆方式,这是天然的、无师自通的、孩子气的物理学方法和数学性质的方法,试图概括真正的、外面的、陌生的世界。



01

卷首语

01 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

04

四史课堂

04 主题教育

乘风破浪 扬帆海洋强国新航程

08

高阶阅读

08 经典品鉴

以我观我 洞见灵魂

——作家笔下的“自画像”

12 文史笔记

唐诗中意趣盎然的儿童形象

16 博物地图

“碳”先机 踏上低碳发展新征程

20 备考指津

简化句子析主干 仔细辨识理语顺

品言语 知博弈 悟史实

——品读《资治通鉴》中皇帝与文臣

谏官的言语交锋

题名有道 看古人书信的标题

06

寻美敦煌

06 穿越千年 去敦煌找寻古老“童趣”

28

写作特训

28 素材

青春当燃：与时代同频共振，成就精彩未来

32 技法

为学有道 说理有方
——怎样使议论具有针对性

36 练笔

南山鸣沙 大泉月牙
以己为本 杂花生树
用奋斗的青春书写诗和远方
科幻的魅力
最美是崑山

44 考场

“巧思与拙力”主题作文导写

48

成长动能

48 大学视野

国之所需 业之所重
——“石油院校”大盘点

54 规划课

三问选专业 找到“最优解”

58 法律课

筑牢校园防毒墙，守护“少年的你”

60 心理课

我们为什么会被骗
——关于诈骗的那些心理学知识

64 信息专递

“读享精彩，书香校园”主题系列活动启事

封面作者 柠 檬

主管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甘肃教育社

出版单位：甘肃教育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咨询委员会

主任 张国珍

副主任 张晓东 党勤

社长/总编 李晓冬

副社长/副总编 马生骏 高万春

编辑 《学生天地》编辑部

主 编 李 峰

执行主编 沈 俊

责任编辑 张亚群

美术编辑 雷康宁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雁宁路399号

邮政编码：730010

电 话：(0931)8583966

电子信箱：gaozsd@163.com

网 址：www.gseducnews.cn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1-730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2-1160/C

国内邮发代号：54-198

广告发布登记号：620100002

广告发行部电话：(0931)8583566

印 刷：甘肃新华印刷厂

发 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市分公司

出版日期：2023年6月28日

定 价：6.00元

◆本刊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由本刊负责调换。

◆凡本刊发表文章作者，如自刊登起三月内未收到稿费与样刊，请速与本刊联系，以便我们及时奉寄。

◆向本刊投稿，作者须文责自负，本刊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学生天地杂志



乘风破浪 扬帆海洋强国新航程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海洋领域的建设取得了多项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作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重大部署。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秉承新发展理念,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上,书写着新时代建设海洋强国的奋斗答卷。

小视角

挺进深海的“奋斗者”

2022年9月,在“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模型是最吸引观众目光的展品之一。这台重约36吨的大国重器,可载3人,在万米海底连续作业6小时以上。它拥有3个观察舱和2个机械臂,装配7台摄像机和7部声呐设备,还配备了柱状沉积物取样器、液压钻切一体机等多项设备和工具。

坐上它,万米深海,如履平地!
2020年11月10日,奋斗者号创造了



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标志着我国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21年3月16日,奋斗者号正式交付使用。



奋斗者号的故事不是一个独立的短篇,而是中国从无到有建设海洋强国历史长卷的一个掠影。

科技创新 推动海洋经济建设

2021年6月25日,中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投产,标志着我国从装备技术到勘探开发能力全面实现从300米到1500米超深水的历史性跨越。同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海运船队的运力居世界第二,海洋港口规模和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均位居世界第一。

海洋重器迭出 助推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2年6月17日,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这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从辽宁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10年间,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百年夙愿、中国海军的初心,与海洋重器一起劈波斩浪,驶向远方。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海军军事装备发展驶入前所未有的“开阔水域”,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和使命感,向世界展示了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国产航母、两栖攻击舰、新型核潜艇、大型驱护舰密集入列,一系列大国重器相继亮相,使我国海军军事实力得到迅速提升,军队现代化建设呈现新气象、新风貌。

绿色可持续发展 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经过连续多年的现场调查、模拟实验和检验,科研人员成功揭示了赤潮、绿潮、水母暴发等我国近海典型生态灾害的形成机理,并提出有效防控治理策略。历时20多年科研攻关,我国发明的改性黏土治理赤潮绿色环保技术在我国近海20多个水域和美国、智利、秘鲁等国家大规模应用,成功保障了滨海核电冷源等一系列重要水域的水环境安全。深耕南沙60载,首创多维岛礁生态系统修复新模式,建成世界最大珊瑚礁生态系统修复示范区,为南海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今天的中国,海洋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的提升。

(综合自《光明日报》)

穿越千年

去敦煌找寻古老“童趣”

○甘肃省敦煌市敦煌中学 夏惠

儿童的世界是游戏的世界,孩子们在游戏中寻求乐趣,同时不知不觉中学会与他人交流合作,逐渐培养自己的社会生存能力。在敦煌壁画和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儿童游戏生活的内容,其中的儿童形象生动活泼,面目传神。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莫高窟,和敦煌古代的孩童们一起游戏吧!

打球最时尚

步打球,又称捶丸,顾名思义,捶者打也,丸者球也。步打球是从古代击鞠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运动者在运动中持杖打球。在榆林窟第15窟南壁,绘有一名童子站立在莲花座上,左手持一圆球,右手持一弯头球杖的画面。唐宋时期的儿童非常热衷球类游戏,敦煌文书P.3821《丈夫百岁篇》云:“一十香风绽藕花,弟兄如玉父娘夸。平明趁伴争球子,直

到黄昏不忆家。”可见当时在敦煌球类活动很是盛行。



步打球图 榆林窟第15窟南壁 五代

惊险百戏

敦煌壁画中有许多关于叠罗汉、倒立、顶竿等活动的场景描绘,这些都是古代百戏内容之一,也是孩子们喜欢的游戏。叠罗汉,即孩子们三五成群,从下往上一个立在另

一个的身上,层层上升,极具难度和惊险。如莫高窟第220窟南壁,一个似穿背带裤的童子屈膝颇感吃力地站在荷叶上,另一身着红上衣、绿短裤的童子直立在其肩上,两位童子

均抬左手,握右拳,头部侧向其左方,似在表演,颇有情趣。倒立,古代称倒植、掷倒,亦称拿鼎。在敦煌壁画中,绘有很多倒立的图像,姿态各异,丰富多彩。如莫高窟第220窟南壁绘有化生童子倒立图,莫高窟第79窟窟顶绘有白描童子倒立图,莫高窟第361窟南壁绘有童子双臂手倒立和单臂手倒立图。撞伎,即中国古代爬竿、顶竿技艺,是难度更高的活动,如莫高窟第61窟南壁,绘有一个三角

形帷帐,中间竖立一竿,竿头置一圆轮,两个孩童在圆轮上表演。一孩童单脚踩圆轮,另一孩童单脚立在踩圆轮孩童的头上,动作均十分惊险刺激。



叠罗汉
莫高窟220窟南壁 初唐



撞伎
莫高窟第61窟南壁 五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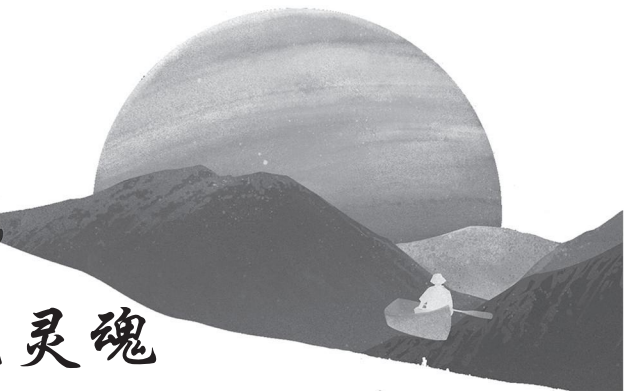
聚沙为戏

儿童对建筑类的堆积活动很感兴趣,如现代流行的各类积木玩具。在敦煌壁画中,堆积建筑类的儿童游戏往往与佛教信仰有关,即《法华经变》中的“聚沙成塔”。如莫高窟第23窟北壁,四个胖乎乎的孩童穿着肚兜,合力堆起一座沙塔,憨态可掬,童趣顿生。后世用这种游戏指代童年,有“聚沙之年”一说。



聚沙为戏
莫高窟第23窟北壁 盛唐

当然,敦煌莫高窟壁画、文献记录下的古代儿童游戏,反映的仅仅是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方面,古代敦煌处于文明交汇之地,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汇聚在这里,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游戏的内容必然比这里列出的要多得多,想要发现更多有趣的的游戏,就快去敦煌壁画里自己找一找吧!



以我观我 洞见灵魂

——作家笔下的“自画像”

○王 珪

画家喜欢画自画像，作家也喜欢用笔描述自己。与画家相比，作家更关注“自画像”背后的情感特征与精神状态，呈现独到的自我认知，甚至还会暴露出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或富有趣味的细节。阅读作家的“自画像”，既可以读出这个“人”的本真，也可以读出他作品的精神之源。

话题解读

阅读作家的“自画像”仿佛在借作家之眼洞察作家的个人世界，常常能与作家的灵魂对视，进而深度理解作家的精神品性及其作品的精神成因。可以说，解读“自画像”是打开作家一系列作品世界的既便捷又有效的钥匙。

譬如，阅读沈从文自传中的“自画像”，可以了解构成他作品的美学元素。“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

吸收。”小时候的沈从文痴迷地从生活、从实践上汲取养分，看热火朝天的炼铁、看斗鸡斗蝓蝓、看苗人做豆浆染布、看买卖往来、看学校里的人……看一切一切新鲜的事物。这些丰富有趣的经验，以及湘西独特的风土人情，五光十色的民间风俗，奇妙跌宕的见识和经历，培育了他性格的雏形，滋养了他的心灵，为这位未来的文学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再比如，阅读鲁迅自传中的“自画像”，可以理解形成鲁迅作品

幽暗意识与悲观主义的源头：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自从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

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因此，读透了作家的“自画像”，也就了解了作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并在相当程度上把握了作家作品的精髓。

名作品读

蒙田：我尽量密切观察自己

我尽量密切观察自己，眼睛不停地盯在自己身上，就像一个没有什么身外事的人那样。

千种易变无常的行为，万般反复不定的思绪，集于我一人之身。我既郁郁寡欢又暴跳如雷。有时是愁肠百结，不能自己，有时却满怀欢畅。某一时我捧起书本，读到某些段落，会觉得美妙之极，激起内心的波澜；换一个时候再读这些段落，不管我如何反复翻阅，如何琢磨，我总觉得晦涩难懂，兴味索然。



蒙田以博学著称，他对随笔体裁运用娴熟，开创了近代法国随笔式文学的先河。他的《随笔集》集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之大成，行文跌宕有致，娓娓道来，亲切随和，旁征博引，知识渊博。这在他的《自画像》中可见一斑。在他人看来，蒙田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期的知识权威和批评家，既是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刻研究的学者，也是对人类情感

即使就我自己所写的东西来说吧，我也有许多时候体会不出原先的想法。我不知道自己想说的是什么，我打算修改一下，加进一点新的意思，往往弄得更糟，以致失掉了原来较丰富的含义。

我不断前进，复又折回，反反复复。我的思想总不能笔直前行，它飘忽无定，东游西串。

“宛如大海上一叶扁舟，在狂怒的风暴中漂流。”任何人只要像我那样观察自己，在谈及本人的时候，都会说出差不多类似的话来的。

——蒙田《自画像》

进行冷峻考量的观察家。但在蒙田自己看来，他并非被社会贴上标签的知识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易变无常的“人”。他的两篇《自画像》，分别从外形与精神两个维度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十分真实而又非常完整的自我。透过蒙田的“自画像”，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触摸到他那率性、跳脱而又旺盛的生命状态，进而领略蒙田文字中那松散、丰富、适性的趣味。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对生活一往情深

这世上只有一栋房子属于我们：那座位于阿拉卡塔卡的外公外婆的老宅。我有幸在那儿出生，然而八岁起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念了三年大学，刚从法律系辍学，我的时间净用在读书和背书上了，借阅的译作已足以让我掌握小说创作的技巧。我在报纸增刊上发表了六个短篇，赢得了好友们的

哥伦比亚文豪加西亚·马尔克斯将自己生命中难以忘怀的重要瞬间在他这本唯一的自传中展现给读者。其中既有对人生中的难忘事件、重要时刻的讲述，也有对所珍惜的家人和朋友的回忆，几乎每一段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外祖母神奇的鬼怪世界、外祖父的战争故事、挥之不去的老宅记忆、求学经历中的奇遇与机遇、启发并滋养过他的记者生涯……搞不清楚幸福与疯癫区别的亲戚、一起经受过狂风



赞誉和一些评论家的关注。下个月,我就满二十三岁了。我在哥伦比亚的沿加勒比海城市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游荡,为《先驱报》撰写每日专栏赚取聊胜于无的稿酬,天黑了,就随便在哪儿凑合一夜。

并非品位独到,而是因为囊中羞涩,我领先于潮流二十年:胡须如野草,头发似鸡窝,身穿牛仔褲和花里胡哨的衬衫,脚上是一双朝圣者的凉鞋。

——《活着为了讲述》

暴雨考验的朋友、萍水相逢却难以忘记的过客……正是回忆中的这些细节、生命中的这些人构成了马尔克斯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将他带到了《百年孤独》的门口。

我们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一个尽管四处碰壁,但仍然对文学与生活抱有幽默与热情的年轻人。诚如马尔克斯自己所言:“我年轻过,落魄过,幸福过,我对生活一往情深。”

村上春树:自由自在普通地活着

我就是个比比皆是的普通人,走在街头并不会引人注目,在餐厅里大多被领到糟糕的座位,如果没有写小说,大概不会受到别人的关注,肯定会极为普通地度过极为普通的人生。我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意识不到自己是个作家。……我是一个不善于单纯用大脑思考问题的人,不适合逻辑性的论述和抽象的思索。我只有通过写文章,才能按部就班地思考问题。亲自动手写文章,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校读,仔仔细细地修改,才终于像常人一样把大脑里的东西整理妥当、把握透彻。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在大众眼里,村上春树始终与《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著作联系在一起,显然不是一个普通人。然而,透过他的自我描述,读者可能会大跌眼镜,村上春树是如此“普通”吗?事实上,村上春树是抛却了作家的身份在看自己,因而他更多地看到了自身与芸芸众生的相似之处,即“普通”。当然,村上春树正视自身的普通,既非矫情,亦非泯然众人。他所谓的“普通”,说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而又基本的处境,能够自然自如地正视它,正显示了村上春树的“不普通”。

唐诗中意趣盎然的儿童形象

○张睿

唐代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唐诗被公认为中国诗歌的顶峰。唐诗的题材内容非常广泛，帝王将相、边塞军民、劳苦大众、闺阁女子，无不入诗，而且留下了数不胜数的经典名篇，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儿童。诗人用饱含情感的笔墨塑造出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儿童形象，并把儿童天真美好的品性视作一种象征，在诗中赞美称颂，寄托自己的审美理想。

稚嫩可爱的儿童

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人久居客地，重返家园，故乡的儿童们却不认识他，热情地问他是哪里来的客人。诗中的儿童纯真自然，不假雕饰，让人喜爱，是唐代描写儿童诗的代表作之一。

白居易笔下的女童更是纯真可爱：“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一个小女孩经不住清香白莲的诱惑，驾着

小船去偷采。但毕竟年纪太小，她还不懂得掩藏自己的行踪，回来的路上，小船在碧绿的浮萍上留下一道水线——被大人发现了。白居易以观察小孩子捉迷藏般的视角描绘这个场景，充满童趣。诗人刘禹锡也写过儿童的生活情态：“何处深春好，春深稚子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笑击羊皮鼓，行牵犊领车。中庭贪夜戏，不觉玉绳斜。”深春时节，一群儿童正在打闹玩耍，偷摘邻居家的花朵，闹哄哄击

打羊皮鼓，牵着“犊车”四处奔跑。特别是“争骑一竿竹”饶有兴味，这大约是唐代儿童经常玩的游戏。大诗人李白在《长干行》中也写过这个场景：“妾发初覆额，

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童稚时代男、女两个小童就一起玩耍，一起长大，并成为结发夫妻，这就是“青梅竹马”成语的由来。

喜爱学习的儿童

唐诗中也有在我们今天看来可以归入“幼教”一类的学习活动。诗人施肩吾的《幼女词》就讲述了一个六岁女童憨态可掬的“学习生活”：“幼女才六岁，未知巧与拙。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诗中的女童还分不清“巧”与“拙”的区别，却受到节日气氛的感染，依样画葫芦，学成人拜新月乞巧。

诗人胡令能的《小儿垂钓》，则记录了“蓬头稚子”学习垂钓的过程：“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诗中的孩童生怕惊走了水中的鱼儿，遇到远远招手问路的行人，假装没有听到，不作回应。诗人观察细致贴切，对儿童神态的刻画灵动鲜活，读来如在眼前一般。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其七》，也提到儿童对生活技能的学习和掌握：“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

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诗中的儿童尚未掌握耕织这些生产技能，但他们可以跟着大人学习种瓜的技巧。

唐代儿童也有辛苦勤奋的学习生活。杜甫在《宗武生日》中写道：“小子何时见，高秋此日生。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倾。”宗武是杜甫的幼子，小名骥子。杜甫在诗歌中曾多次提到并称赞他的聪敏好学，在《忆幼子》中说：“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



与谁论。”在《遣兴》中说：“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唐代以诗赋取士，参加

科举考试，精通和熟读《文选》是必修的课程，因此杜甫要求宗武必须掌握。

令人气恼的“熊孩子”

由于好奇的心理和叛逆的心性，年幼的孩子总会做些在大人们看来是破坏和闯祸的事情。在“搞破坏”方面，唐代的儿童与今天的儿童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的一群孩子，就被杜甫写进诗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四处漂泊的老诗人好不容易在这里盖了几间茅屋得以栖身，却被秋风卷走了屋顶的茅草，他眼看着群童公然抱着茅草钻进竹林，喊哑了嗓子也无济于事，又气又急，便骂他们是“盗贼”。作者把自己和顽童对照起来写，使老人和顽童的神情都显得很生动。严辞斥责顽童，可见老人当时心情的暴躁，同时又令人感到幽默。诗人笔下那些顽童固然可恶，但是在他们顽皮、幼稚的神情中也的确有可爱的地方。

更多的顽童躲在各自的家中。李商隐的儿子名“衮师”，诗人称赞

他“美秀乃无匹”，事实上是个不折不扣的顽童，他在《骄儿诗》中的行径：“绕堂复穿林，沸若金鼎溢。门有长者来，造次请先出。”这个熊孩子到处奔跑喧闹，沸反盈天。即使贵客临门，他也争先出门，全无礼数。“凝走弄香奁，拔脱金屈戌。抱持多反倒，威怒不可律。”他弄坏姐姐的妆奁，拔掉妆盒上的纽环。大人抱住他，他就拼命挣扎，以致身体倒悬，即使大人发怒也无法让他服从。晚唐诗人路德延有一首《小儿诗》，“曲尽儿嬉之状”，分明是描写自家小儿恣意玩耍的情状，所以能如此细致生动：“嫩竹乘为马，新蒲折作鞭。莺雏金铤系，猫子彩丝牵。”“寻蛛穷屋瓦，探雀遍楼椽。”“等鹊前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粘舞蝶，隈树捉鸣蝉。”简直闹得鸡飞狗跳，家无宁日，用民间俗语说，真是“狗讨厌”的顽童！

这一个个“熊孩子”终日嬉闹乃至惹事闯祸，但是父辈写他们的诗，却是字字句句浸透着爱怜之情。

诗意田园中的“牧童”形象

唐诗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四时田园风光里的“牧童”形象，也是唐诗中最动人的形象之一。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的名篇《清明》勾勒出了一幅绚烂的水墨画，天真的牧童指向远处，灵动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中国历代“清明诗”数量不少，唯独这首诗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细究起来，与诗的后两句关系很大：在细雨迷蒙的清明时节，天气阴冷，路上的行人失魂落魄。诗人急须喝杯酒驱寒除湿，牧童告诉他，远处就是杏花村。“酒家”“牧童”“杏花村”几个意象的组合，扭转了诗歌上两句营造的凄凉凝重气氛。特别是牧童形象的出现，让整首诗充满诗情画意，意境超然。因此，在唐诗中，出现“牧童”的地方，往往象征着诗意的田园风光，惬意的乡野生活。

再如晚唐诗人崔道融的《牧竖》：“牧竖持蓑笠，逢人气傲然。卧牛吹短笛，耕却傍溪田。”牧竖，即牧童。诗中的牧童身穿蓑衣头戴斗笠，遇到人故意装出很神气的样子。放牧时卧在牛背上吹短笛，牛耕田时

就在溪边田头悠闲地玩耍。牧童为什么要装出“气傲然”的样子？这或许就是儿童心理使然，遇到成人时他展现出“傲然”的一面，与他的牛在一起时，他展现出的是恬淡自适的一面。这无疑是一位个性鲜明的牧童，是诗人理想人格的化身。

在唐诗里，“牧童”这一意象不仅仅是简单的儿童形象，而是有着牧者和童子的双重特征，前者在古代文学视野里常常是隐者的具象化，而后者与生俱来带有童真纯朴的气息，两相结合，成为纯真自然的象征，而这正是厌倦俗世喧嚣的文人们的精神寄托之所在。所以我们看到唐诗中关于“牧童”的吟唱和描摹绵延不绝。

